

一个“新”字映湖南

□金中基

10年时光,“新湖南”如旭日般闪耀,点亮融媒时代的苍穹,“湖南第一新闻客户端”实至名归。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亲笔题写《新湖南报》报头。一个“新”字,如破晓的号角,宣告着旧时代的终结与一个崭新湖南的诞生;一个“新”字,似晨曦般昭示着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湖南之气象。

烽火里走来的《新湖南报》,令湖南人激动不已。15岁的罗璋,飞奔铅字架,搭起凳子,拣出了“创刊号”3个沉甸甸的铅字。灼灼铅火,瞬间将“新”字熔铸在新的湖南。

1949年8月15日,《新湖南报》创刊号在湖南和平解放的欢呼声中诞生了!

10年前的8月15日,“新湖南”客户端在融媒发轫之初呼之而出。屏端上,“新湖南”3个红色大字,依然承袭着遒劲的毛体风骨。它既是《新湖南报》赓续传承之“新”,亦是当今的《湖南日报》在传媒格局大变革中的颠覆之“新”,更是寓意新时代新征程湖南气象之“新”。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新旧更替的律动,对传统党媒而言,如同凤凰涅槃,无异于一场触及灵魂的深刻革命。运行机制的重构、传播手段的创新、文本表达的嬗变,皆需在时代的熔炉中淬炼重生。

“新湖南”自诞生之日起,从单个平台发布,到融合创新纵深推进,每一步都如同在迷津中投石问路,于互联网的汪洋大海探索前行。

记者角色的深刻转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难。

“一支笔行走四方,一张报风靡天下”,曾一度是记者的执着与荣光。而今,笔尖与镜头双管齐下,目光与屏幕方寸紧锁。“新湖南”的脉动时刻不停,新闻播发分秒必争、不舍昼夜。“四力记者”“四全媒体”,这沉甸甸的称谓背后,是千钧重担压在肩头。

几年前,姜协军社长履新湖南日报社,第一件大事就是深化融媒改革,力推“新湖南”与母报彻底“合二为一”,成立融媒体中心编辑部,为融合按下加速键。

然而,融媒创建之初荆棘丛丛,频道值班是一道横亘的难题。我分管经济频道,欲尝试推行“专人值班”制,却阻力重重。有位年轻女记者,思维敏捷,文笔出色,我专门找她谈话:“融媒创新,年轻人要带头冲在前。你去锻炼锻炼。”谁曾想,一听“值班”二字,她竟如闻惊雷,顷刻间泪如雨下,仿佛被推向了刀山火海。

编辑记者不愿去频道上专班,一是工作海量,二是作息“固死”。最终,只得推行全员轮值。这倒也好,大家慢慢都熟悉了打理频道、稿件播发全流程。

从纸墨飘香到数字洪流,其间阻隔的岂止是一张薄纸?那是整个新闻传播领域的系统性变革,一切都显得如此陌生。

有一天,大家讨论策划短视频制作。我说:“互联网短视频的风口已至。视频最大的特点是视觉冲击力,仅靠简单播报新闻远远不够。记者现场出境,既增强可信度,又兼具现场感,更能凸显画面张力。”

大家从未上过镜,一个个面露怯色。有同事出了一个馊主意:“戴个面罩,不就行了!”

视频直播戴面具,虽说有点搞笑。然而,过几天,她们还真做了个面罩,只看得见眼睛。此事后来,也成为一段趣谈。

孟夏时节,我带队赴洞庭湖采写“今天我来当农民”系列报道。时值丰水季,走进翠绿壮阔的芦苇荡,无心沉醉迷人的景色,时刻揣摩着如何呈现这份美丽?年近花甲,我带头出境。几句简单的台词,走了好几遍,心中不禁感慨:今天当农民不易,当记者又何尝不是!

如今的“新湖南”,在技术上不断迭代,功能上不断丰富,逐步由较为单一的资讯APP,发展为集新闻资讯、视听直播、人文智库、政务舆情、本地生活服务等于一体的超级移动传播平台,逐步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省级主流媒体平台。

(作者为《湖南日报》原编委、高级编辑)

■嫣然思语

弦歌之外

□周家望

天空带上了一副墨镜,
眼前风景却更分明。
一只戴胜悠然飞过,
街走树梢细碎的光影。
它把光影向高处涂抹,
浮白云,长天蓝,心耿耿。
夏日的热浪煮开了风,
荷叶深碧炫耀着高冷。
池边慵懒的奴奴长身酣睡,
再久的岁月也不过伸腰一躬。
幽梦里幻化着多少幽梦?
深柳碧,扁舟横,意忡忡。

从《草房子》到草房子乐园

□庄正华

小说《草房子》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代表作。自1997年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已再版了500多次,总发行量达3500万册,被中国文学界认为是“我国儿童文学的一个新的、重大的收获”。小说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话剧等荣获国内、国际多项大奖。

被誉为“走进书本中的《草房子》,回归童年的快乐”的草房子乐园,是曹文轩家乡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政府敏锐地抓住他荣获国际安徒生奖的有利契机,历经4年打造的一座占地面积350亩,以草房子乡情文化为主题,以研学教育为中心,以素质拓展为内容的集乡情、文学、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多功能乐园。草房子乐园于2021年6月1日正式开园,也是国内首家以作家一部作品为内涵打造的儿童文学研学基地。

一座大花园

应曹文轩邀请,我们一行近20人走进草房子乐园,进行为期3天的研学活动。

简单用完餐,我们入住草房子酒店,这是国内首个儿童文学亲子酒店,也是草房子乐园的主要配套设施。146间主题套房将IP植入到各个细节当中,打造星空、航海、积水、泛舟四大主题房间,为游客特别是小朋友带来沉浸式的文学与体验。

第二天一早,叽叽喳喳的鸟儿细语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推开窗户一看,哇!满世界的绿扑面而来。深绿的是成荫的灌木,浅绿的是刚长出嫩芽的枝条,翠绿的是像绿毯似的草坪,以及点缀其中的花坛花丛和曲曲弯弯的小河……草房子乐园真是个大花园。

人生如登山

吃过早餐,曹文轩首先带我们参观了草房子乐园的核心区域——油麻地小学。两栋简易、属于那个年代的砖木结构教室。教室前有个小操场,房后有条小河。右侧穿过一个月亮门,是曹文轩一家居住的两间平房。经曹文轩讲解我们方知,这就是他求学和生活了近20年的地方,便有了许多亲近感。曹文轩的母校叫盐城官镇周伙村小学,经他艺术加工,油麻地小学成了他经典作品《草房子》的标配。在简易的操场上,曹文轩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童年生活中的一些趣事,如把自家的碗柜锯掉改做鸽笼、把家里的蚊帐剪掉



草房子乐园内部景观。

做成捞鱼网等。在曹文轩家简易的住房,他深情地说,虽然他后来进了城,但他后来创作的所有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都离不开水乡,离不开油麻地小学,离不开陆鹤、纸月等童年小伙伴。没有水,他几乎写不出东西。

接着,我们来到文学馆。这是一栋3层楼高的现代化建筑,人字形的房檐镶嵌着用工业材料做成的“茅草”。馆内通过光影科技、生活场景、手稿藏书等展示了从这块生态优美、人杰地灵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如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国文、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获得者李有干、3次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奖获得者杨守松等人的成就。

在曹文轩家世板块,在一张曹爸爸斜靠在一张躺椅上,曹文轩站在边上的大照片前,我们驻足观看了好长时间。从父子两人的衣着看,照相的年代已很久远了。曹爸爸原是周伙村小学校长,自然是曹文轩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老师。然而,他既有许多学校教务工作要处理,又要操心全校几十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不可能有更多时间去关心儿子的成长。于是才有了这张照片上曹爸爸慈祥的脸上露出的那种期盼的眼神。曹文轩没有辜负父母亲的期望,20岁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完成了他从讲师到教授的华丽转身。同时,每年问世的佳作不断,

栗栗往事惹乡思

□查理森

故乡盛产三种栗子,分别是“板栗子”“毛栗子”“朱栗子”。

这三种栗子中,名气最大的是“板栗子”。故乡地处皖南山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非常适合“板栗”的生长,所产“板栗”以果实饱满、栗香醇厚著称,是上天赐予的绝佳美味,更是家乡一干土特产中的上品。“板栗”树高大粗壮,生命力顽强持久,也是三百里泾川大地上壮美的风景。

“毛栗子”似乎算是袖珍版和山野版的“板栗”。它自然生长在青弋江两岸的崇山峻岭中,树枝细且矮,属于灌木一类,又较一般的灌木稍高且粗。或许是因为生在野外,自生自灭,成长艰难,果实比起“板栗”来就要小很多。我想,其名“毛栗子”中的“毛”字,可能正是为了说明了其“小”吧。

“朱栗子”(也叫“珠栗子”)在植物学中的学名叫“苦槠”,是南方山区独有的栗子种类。“槠”发音同“朱”“珠”,而字又如后两个好记好听,所以家乡人就干脆叫它为“朱栗子”了。它的果实椭圆,涩味较重,无法直接食用,但可以加工成豆腐。很久以来,“朱栗子”豆腐就是家乡一道传统佳肴。

这三种栗子像星星一般点缀了我童年的岁月苍苍,让那一段平淡的日子显出了温馨的亮色。

山翠林绿,气候温润的故乡,花草树木,万物生长。“板栗”树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东南西北乡,每户农家的前场后院里,都会种有几棵“板栗”树。春夏绿叶扶疏,生机盎然,深秋时节,果实成熟,栗香飘逸。而我从小生活在县城,青石街道,砖木平房,家里没有空间植树养花,“板栗”之类的农产品自然也就无法自给自足。好在我的老家查济村就是“板栗”主产区,所以,每年“板栗”上市之际,总会有亲朋好友给我们捎来一些。“板栗”个个饱满,深褐色的外壳油亮可人,煮熟或者剥壳后烧鸡、烧肉,都是极具诱惑的乡土大菜。

7岁那年冬天,父母带着我回了一趟查济,看望生病的奶奶。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老人家。病床上的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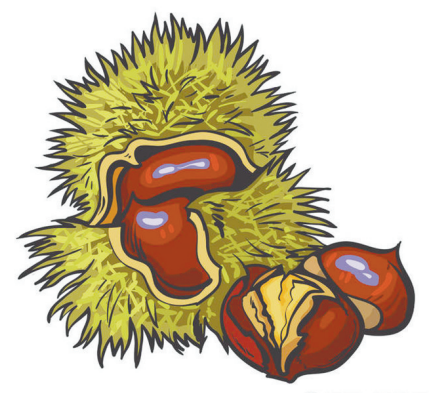
人拉着我的手,像是愧疚似地说,孙儿呀,也没啥好吃的给你,那几棵“板栗”树今年结得也少。明年吧,明年早点来,我给你打“板栗”吃。听她这么说,我便特意到屋后园子里看了看那几棵“板栗”树。繁华落尽之后,高大粗壮的树上只剩下铁打铜铸般的枝丫,披着冬日的暖阳,凌空倔强地伸展着,显示出苍劲的生命力。又似乎是摊开手臂,向李国文无奈的表情。它们没给我以果实,却以这样的造型带给我震撼。第二年冬天,奶奶驾鹤西行,没能吃上她老人家亲手打的“板栗”,成了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那以后好多年我都没有回过查济。直到前几年我再次踏上故土,曾经雕梁画栋、青砖黛瓦的祖屋早已不复存在,周围也已不是当年的风景。在友人的引领下,我找到祖屋原址处的那片园子,一眼便看见了儿棵熟悉的“板栗”树仍然坚定地屹立着,虽然容颜老迈,却仍然透出一股苍劲凛然的生命气质。那一刻,我又想起了只见过一次面的奶奶。此时也已过了栗子的收获时节,我没能体验从高高的树枝上打下“板栗”的快乐,只在树下拨开落叶,捡拾到了几颗。我小心翼翼地剥去剥壳,把两粒深褐色的果实放进口袋,像是收藏起过往的岁月。

层林尽染的季节,上山去打“毛栗子”,是我少年时代最为快乐开心的事情之一。不用上学的星期里,只要天气晴朗,家住西门口的一群小伙伴,就会邀约着三五成群拎着个小竹篮或是布口袋,揣一把剪刀,徒步七八里路,到城东的山上去打“毛栗子”。一到山里,我们便如鸟出笼、鱼入海一般,撒开了欢。

“毛栗”树长得不算高大,又杂生于满山遍野的草木之中,所以,要于万绿丛中准确地寻到一棵(丛)果实累累的“毛栗”树也很是不易。被树枝刮破衣衫、被刺扎破手指,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更有时会一脚踏空,摔个四仰八叉。

和“板栗”一样,“毛栗子”的果实也是被坚硬的带刺外壳包裹着,需要用剪刀把它从树枝上剪下来。为防止被刺扎,我们会戴上厚厚的帆布手套。有次在山上跑上



资料图片

跑下、跑东跑西,也没找见一棵栗子树。正当心烦躁乱时,猛然发现前方一棵树上挂满了“毛栗子”,情急之下,忘乎所以,猛扑过去,直接出手将它们一颗颗揪下来。即便有厚厚的手套护着,手指还是被刺扎出斑斑血迹。但是收获的喜悦,“毛栗子”甘甜の诱惑使我们完全忘了疼痛。

“板栗”果实较大,可单独煮、炒后食用甚至生吃,更可以用来烧肉、烧鸡,肉香与栗香交融,软糯和酥烂并存,那绝对是一道美味。但“毛栗子”就不行了。它太弱小、若是剥去外壳和肉同煮,可能一不小心就会煮化了。所以,它只能当着零食解馋。我们把打回来的“毛栗子”摊开在地上,晾上几天,再用剪刀小心翼翼地一个个剥去带刺的外壳,洗净后放进锅里用水煮熟。有一年“毛栗子”长势特别喜人,连续几个星期的采摘,我收获了许多栗子已经从壳里探头探脑几欲蹦出。用棍子在缸子搅几遍,壳和栗子就自然分离了。这不亚于一个伟大的发现,从那以后,每每从山上打回“毛栗子”,我不再急于剥开,而是将它们堆在缸里,沤闷上几天,让它们先来个“自我了断”,再把它们倒在地上,在上面用重物稍一碾压,一个个褐色的小栗子就破壳而出了。省了很多气

好一个童话世界

下午,在曹文轩的带领下,我们先后参观游览了室内的淘乐堡和室外的童话乐园。

淘乐堡分为4个区:嬉戏区,结合绳索探险、蹦床、滑梯等游乐项目,让孩子们在嬉戏玩闹中释放天性;科普区,含水乐堡、科普墙等益智活动,让孩子们边学边玩,娱乐学习两不误;梦幻区,用沉浸式造景手法,融入声音互动、道具互动等技术,以儿童文学为主题,还原游戏场景,让成人和孩子一起体验;轻食休憩区,是陪同的家长和孩子稍作休息的地方。

童话乐园则是根据曹文轩经典小说中的元素打造成的主题乐园,有柠檬堡乐园、夏天乐园、菊花娃娃乐园、萌萌鸟乐园等。我们除在各自喜欢的卡通人物形象前照相留影外,还相约,下次一定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来草房子乐园游览。

一天的研学活动既充实又快乐,我们忘了年龄、忘了时间,尽情地释放天性、尽情地享受生活,好像一群快乐的老顽童。同时,我们还惊喜地发现,草房子乐园的每一片树叶、每一个角落,都蕴藏着美丽的童话故事;每一栋建筑、每一个活动项目,都体现出设计建设者的匠心 and 巧思。而每一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喜欢的游戏项目。

别离时的感悟

3天的草房子乐园之行即将结束,北京电影学院郑雅玲所带的2名助手,为给此次活动拍一部短视剧,最后还需补拍一个镜头,大家站在一座拱桥上,面对由远而近的无人机摆出欢呼的姿势。虽然,这样的镜头行话叫“摆拍”,然而3天充实而又难忘的研学活动,让大家有些难舍难分。所以,当无人机缓缓从我们头上飞过时,大家尽情地欢呼着,补拍镜头一次成功。突然,站在后排的曹文轩说:“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刚才我最想看到的是什么?”大家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有些茫然。曹文轩说,他刚才最想看到是无人机是怎么掉进水里的。“哈哈哈”爽朗的笑声在宁静的湖面上响起,久久不肯散去。回过神来,我们豁然明白,为什么曹文轩头脑里总会闪现出一些奇思妙想,这大概是他几十年来永葆童心、不忘初心、为读者特别是小读者,奉献一部又一部经典佳作的密码和钥匙吧!

(作者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原会长)